四庫全書

子部

古今攷卷八

元　方回　續

附廣玉攷下　玉笏　王大圭　躬圭　桓圭　信圭　冒圭　穀璧　蒲璧　陳玉　圭中必　玉全　龍瓚　將兩圭有邸　琢琮　璋　圭璧　四圭有邸　大璋　中璋　邊璋　祼圭　瓚璋瓚　珍圭　圭璧　璋邸射　琰圭　介圭　琬圭　王鎮圭　穀圭　土圭　璧羨　璧琮　瑑琮　大琮　王駔琮　后駔琮　牙

璋中圭玉禜玉作六器蒼璧黄琮青圭赤璋白
琥玄璜玉方明玉瑴玉磬玉纓玉櫝玉環玉瑗
玉戚玉豆玉瑚玉璉璧翣圭翣玉節玉璽玉印
玉符玉版玉琯玉巵曲禮執圭月令服玉聘禮
受玉還玉覲禮受玉還玉聘義貴玉禹貢貢玉
顧命陳玉木瓜著詩之瓊總論詩書所引玉
玉笏玉藻曰笏天子以球玉注球美玉也又曰天子搢
珽四十一迴他鼎切注玉名禮記他頂切注笏也天子

方正於天下无所屈豈即所謂王搢大圭者歟玉人曰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鄭玄注玉藻珽亦笏也或謂之大圭注玉人大圭或謂之珽然玉藻注笏度二尺有六寸與玉人所云不同諸侯有桓圭信圭躬圭穀璧蒲璧又有象笏大夫有魚須文竹之類豈所執者玉以進於天子合冒圭以驗羣瑞即去手所執然後取笏而執之歟陳祥道禮書繪大圭而不繪玉笏以為一物故也

王大圭尺寸見前典瑞王搢大圭執鎮圭五采五就以朝日又玉人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注終葵椎也禮器曰大圭不琢與玉笏一物耳注或謂之珽

王鎮圭大宗伯以玉作六瑞王執鎮圭注鎮安也所以鎮安四方鎮圭者蓋以四鎮之山為緣飾長尺有二寸

郊天祭后土宗廟大朝覲用之會同用之

公執桓圭公二王之後及王之上公雙植謂之桓桓宫室之象桓圭盖亦以桓為瑑飾圭長九寸繅三采三就

朱白蒼

侯執信圭鄭注信讀為身字之誤也身圭與下文躬圭蓋皆以人形為瑑飾文有麤縟欲其行以保身皆長七寸

伯執躬圭見上皆三采三就爾雅曰身我也躬身也屈身為躬信躬為身鄭玄改信圭為身 似贅讀作平聲可耳魏鶴山要義亦不然玄之破此字

子執穀璧穀所以養人以穀瑑飾

男執蒲璧蒲為席所以安人以蒲為瑑飾璧皆徑五寸不執圭者未成國也公侯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地方五十里而曰未成國則附庸之君何如嘗攷皆二采再就朱緑　此謂六瑞以朝覲宗廟遇會同于王諸侯相見亦如之玉人之事言鎮圭以下尺寸曰天子守之公守之桓圭信圭躬圭變文曰命圭侯守之伯守之命圭者王所命也朝覲執焉居則曰守子男璧不言者闕文也書曰輯五瑞謂此三圭二璧也修五禮如

五器卒乃復皆謂此三圭二璧也合瑞以驗其信偽故
輯者集也五玉五器異其名也復還之也周官言六瑞
併王之鎮圭言之也又總謂之五瑞五器經不同而文
相合有如此

冒圭玉人曰天子執冒圭四寸以朝諸侯書曰上宗奉
同瑁則冒亦作瑁孔氏傳曰冒以齊瑞信方四寸斜刻
之正義曰諸侯即位天子賜之命圭首斜鋭則冒當斜
刻其廣狹如圭首然冒之以知諸侯之信偽如今之合

符前已詳書之諸侯之三圭無四寸之首四寸之冒不
已大廣乎二璧又如之何而可冒姑存疑可也禮書陳
祥道曰上覆下謂之冒下冒上亦謂之冒易曰冒天下
之道詩曰下土是冒上覆下也說文曰冒地而生農書
曰土長冒橛下冒上也瑁圭謂之瑁則覆下而已四寸
所以冒四方斜刻之所以驗羣瑞天子執之以朝諸侯
則子男之璧亦在與其詳不可攷也諸侯之朝天子執
瑞圭搢象笏及輯瑞圭而以冒驗焉則各執其所搢者

天子圭中必謂鎮圭也鄭玄謂必讀如鹿車繂之繂謂以組約其中央執之以備失墜正義曰聘禮記五等諸侯及聘使所執圭璋皆有繅藉及絇組以約圭中央恐失墜即中必之類若然中必尊卑皆有不言諸侯圭舉上以明下可知讀如鹿車繂之繂者俗讀之此繂絇組一也陳祥道曰鎮圭尺有二寸則天數也繅藉五采五就備文德也其玉用全無龎雜也其中有必防失墜也古之飾刀室者謂之珌正固弓者謂之鞦則約圭之中

因以為室而命之曰必亦若是耳予謂必之為物繩組之類鎮圭王執之以朝日又用之於祀天地宗廟朝覲會同有以繫於其中間如繅采然謂之必恐大圭亦有之諸侯圭璧亦有之在人臣為五瑞并人主而言為六瑞古之所執如此秦廢先王之典禮未知秦漢君臣祭祀朝會手之所執何物漢叔孫通制禮儀史記有百官執職四字呂東萊謂百官各執其物然亦不可知何物也班固書改為百官執戟而入殿下乎荀卿曰天子御

珽大圭也諸侯御荼音舒象笏之屈而舒者也大夫服笏則所謂魚須讀曰斑文竹者也荀卿戰國孟子後人弟子李斯相秦荀卿之時猶未廢天子之圭諸侯卿大夫之笏而秦盡廢之至東漢朝正始見三公上殿奉璧稱賀之文徐廣車服儀制方有笏即手板也蜀志方見秦宓先太守以薄擊頰之又笏書君命以備忽忘故曰笏又曰持薄以薄疏物也近世三年一大禮人主有大圭鎮圭予嘗見二圭兩明堂所搢所執矣又嘗見冕服

晝圖有紅羅袋而無纓采亦無所謂必祭服朝服有冕有冠有佩三年一用之人臣侍祠所執者隨其官高下不過象簡槐簡二物而已君臣常服幞頭而已人主紅袍玉帶穿相親王紫袍金帶或賜玉帶執政從官金帶亞從犀帶武官皆紫袍大帶武官金帶餘有借紫賜紫則金魚袋借緋賜緋則銀魚袋未改官人及朝士皆綠袍槐簡古之圭民間未嘗見之璧以為條環而已

玉全龍瓚將之異玉人天子用全上公用龍侯用瓚伯

用將鄭司農云全純色也龍當為龎謂雜色鄭玄謂全

純正也瓚讀為餍餍之餍龍瓚將皆為雜色也畀者下

尊以輕重為差玉多則重石多則輕公侯四玉一石伯

子男三玉二石正義曰知者見盈不足術曰玉方寸重

七兩石方寸重六兩謂玄四玉一石三玉二石之言出

於禮緯而與經文不同云此經文鎮圭至躬圭冒之下

不言子男璧恐專為圭玉而言耳予近押將字韻用漢

書冠軍鳴將稍奇又有此玉將之將字亦奇

陳玉天府季冬陳玉以貞來歲之媺惡注問事之正曰貞陳玉陳禮神之玉龜有天地四方則玉有六器者歟正義曰夏之季冬令十二月將卜筮之時先陳玉以禮神予謂論語龜玉毀於櫝中孔子以龜玉並言無乃天府之所藏者歟

瑑圭璋璧琮以頫聘典瑞皆二采一就又玉人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頫聘他弔切時聘曰問殷頫曰視䫉書相聘曰頫視也通作眺禮圭璋以聘后夫人以琮享

之也玉人云瑑琮八寸諸侯以享夫人鄭司農云瑑有圻鄂瑑起又玉人注衆來曰頫特來曰聘聘禮曰凡四器者惟其所寳以聘可也又玉人大璋如邊璋七寸射四寸厚寸諸侯以聘女注以納徵加於束帛天子之大璋中璋九寸諸侯之大璋則七寸也然天子以穀圭七寸聘女凡兩出鄭𤣥此聘女之注無據

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鄭司農云於中央為璧圭著其四面一玉俱成爾雅曰邸本也圭本著於璧故四圭

有邸圭末四出鄭玄謂夏正郊天又附以五帝所郊出於禮緯玉人又云四圭尺有二寸以祀天不言璧兩圭有邸以祀地以旅四望注兩圭者以象地數二也僢而同邸祀地謂祀北郊神州之神正義曰河圖括地象崑崙東南萬五千里神州是也或解郊用三陽之月神州宜在三陰之月七月祭也予謂鄭玄信緯書于不敢信神州謂赤縣神州今中國之地在崑崙山東南萬五千里漢世西域之使求崑崙山意無所謂河出崑崙

猶言海上蓬萊也玉人兩圭五寸有邸

裸圭有瓚以肆先王以裸賓客又玉人裸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廟鄭司農云於圭頭為器可以挹鬯裸祭謂之瓚鄭玄謂肆解牲體以祭因以為名爵行曰裸漢禮瓚盤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盤口徑一尺此漢制鄭玄引以倣周制其實不然云又玉人注裸謂始獻酌奠也瓚其柄用圭有流前注旱麓詩曰瑟彼玉瓚黃流在中是也鄭箋黃流秬鬯也圭瓚之狀以玉為柄黃金為勺青金為外朱金中

央黄金以飾流鬯易不喪匕鬯王弼注匕所以載鼎實鬯香酒奉宗廟之盛也曰秬鬯者以一黍二米之禾釀為酒也曰鬱鬯者用鬱金草釀於秬酒中故曰黄流也鬱金草別見郊特牲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器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此云灌以圭璋即祭統所謂君執圭瓚祼尸太宗執璋瓚亞祼也宗廟之祭古夫人亞祼也宗廟之祭古夫人亞祼所以注謂大宗亞祼君夫人有故攝焉江漢曰釐爾

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書文侯之命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一卣即王制所謂賜圭瓚然後為鬯未賜圭瓚則資鬯於天子者也予謂鬱金草名鬱中有鬯字遂取此鬯字以名酒歟取芬香條暢之意鬱人贊祼事大喪葬共祼器貍之此奠死者之祼器也周禮衰廢臧文仲以鬯圭如齊告糴伯禽所受天子之祼器褻矣

璋瓚出祭統見前周禮無之豈即大璋小璋邊璋之類歟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厚寸黃金勺青金

外朱中鼻寸衡四寸有繅天子以巡守宗祝以前馬
射琰出者也鄭司農云鼻謂勺龍頭鼻也衡謂勺柄龍
頭也鄭玄謂鼻勺流也凡流皆為龍口也衡謂勺徑也
三璋之勺形如圭瓚天子巡守有事山川則用灌焉於
大山川則用大璋於中山川用中璋於小山川用邊璋
宗祝前馬者山川所用之牲或沈馬以祈校人飾黄駒
是也予謂圭璋以玉圭為柄璋瓚以玉璋為柄大璋中
璋邊璋亦以玉璋為柄皆以為勺而口在其中所以盛

酒也二瓚用為口四玉一石之類以注灌其酒予所謂以茅縮酒宗廟之祭酌酒之器也祼灌盥之義通皆注酒之義灌曰溉曰澆盥曰澡則微不同祭山川則不灌地歟龍口之說陳祥道不然之二瓚三璋俱有口以流注鬯酒則必然棫樸詩曰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助祭之臣執此器以供人主也此酒器耳此用二瓚於宗廟又別有所謂禮神之玉曰玉幣曰圭幣經不詳著當別攷圭璧以祀日月星辰此一句出典瑞之下玉人圭璧五寸以祀日

月星辰注圭其邸為璧取殺於上帝予謂圭璧分言則玉有圭璧此合言之乃玉為璧而其一方連圭頭也有四圭之璧有兩圭之璧有一圭之璧祭天地日月星辰降殺三分也至秦而用莶祝幣古禮盡廢漢間見之而不純

璋邸射以祀山川以造贈賓客玉人璋邸射素功以祀山川以致稍餼一璋以祀巡狩時之山川此恐非人主之親祭山川也邸射琰出者玉人主工故言素功刮磨

之功畧也方玉而有圭者也岳瀆視公侯餘山川視伯小者視子男諸侯為賔諸臣為客以此玉用之山川賔客山川則瘞之沈之歟賔客則致餐致饔致贈致餼致館君夫人以此玉將厚意也不言寸數當攷

珍圭以徵守以恤凶荒典瑞有此玉人無之杜子春謂珍當作鎮徵守若今時召郡守以竹使符諸侯亦一國之鎮故以鎮圭徵之凶荒民不安土故以鎮圭安之予謂杜說非是焉有天子所執之鎮圭而以付之使者之

手當從鄭玄說珍圭王使者之瑞節制大小當與琬琰相依王使人徵諸侯憂凶荒之國則授使者往致王命陳祥道書此一條於鎮圭之下亦非是

介圭書曰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詩崧高曰錫爾介圭以作爾寶韓奕曰以其介圭入覲于王孔氏毛氏鄭氏三說不同爾雅曰介大也以此釋王之介圭即其長三尺王搢大圭之圭歟又曰大圭尺有二寸謂之玠以此釋詩之介圭即王所錫諸侯尺有二寸之圭歟王執

瑁圭以朝諸侯即上宗奉瑁以進於王王朝日執鎮圭搢大圭見諸侯則鎮玉不執大圭不搢也故太保承王之大圭以相禮皦謂侯公爵執桓圭九寸王錫以尺有二寸之介圭則寶之而已不敢執而用之也入覲亦執桓圭侯伯執信圭躬圭雖錫介圭亦不敢執也孔注太保承介圭曰大圭長尺二寸天子守之如此乃是鎮圭非三尺上杼終葵首之大圭也琬圭以治德以結好又玉人琬圭九寸而繅以象德琬圜也王使之瑞節諸侯有德王命錫之使者執琬圭以

致命琰圭以易行以除慝又玉人琰圭九寸判規以除慝以易行琰圭亦王使之瑞節鄭司農云琰圭有鋒芒傷害征伐誅討之象故以易行除慝鄭玄謂除慝誅惡逆也易行去煩苛也予謂琬圭圜而究之其首圜仁之象琰圭剡而有鋒判規者圭頭本圜去其半而方之義之象昌黎文擕持琬琰易羊皮琬與琰二玉圭也合為一用之言實耳諸侯之大夫來聘有德者賜之則為壇會之事使大夫執琬圭之節以將事如不義之諸侯其

大夫來則亦爲壇使大夫持琰圭之節以執之予早年
爲四六不曾見前輩用此二事
此文倣趙春秋傳東萊讀詩記或即古語或添已語
足意取易曉而省煩
穀圭以和難以聘女玉人穀圭七寸天子以聘女其飾
若粟文納徵加於束帛
土圭尺有五寸以致日以土地玉人有之典瑞無此致
日度景至不至夏日至之景尺有五寸冬日至之景丈

有三尺土猶度也建封度地制域

壁羨以起度玉人壁羨度尺好三寸以為度鄭司農曰好壁孔也羨徑也鄭玄謂羨不圓之貌延其袤一尺而廣狹焉壁圜九寸好三寸延其袤為一尺旁各損半寸則八寸周制十寸為尺八寸為咫皆尺也壁羨袤十寸上下一尺則十寸為尺十尺為丈十丈為引壁羨廣八寸為度量十寸八寸之尺皆在其中幣長一丈八尺為制幣則一丈之尺八尺之丈亦在其中壁之孔三寸

則外九寸而圍三徑一之制亦在其中

璧琮九寸諸侯以享天子享獻也聘禮享君以璧享夫人以琮此謂璧之九寸與琮之九寸者此君謂天子此夫人謂后瑑琮八寸諸侯以享夫人獻於所朝聘君之夫人也此列國相朝聘之禮

大琮十有二寸射四寸厚寸是謂內鎮宗后守之琮體八方射其外鉏牙鉏當音徐如切如搓牙之類賈公彥謂八角鋒各出二寸兩相併四寸也陳祥道謂宗后內

鎮其用無所經見近世方大琮命名取此

王駔琮七寸鼻寸有半寸天子以為權駔音祖鄭玄讀為組謂以組繫之鄭司農云以為權故有鼻今之稱錘亦作鎚謂之權書同律度量衡即權之衡也此謂璧羨起度之意同度知長短權知輕重古皆以玉為之則焉

后駔琮五寸宗后以為權鄭司農云以為稱錘古稱秤字同以起量璧羨起度駔琮為權又以起量丈尺斤兩斗斛皆起於此玉堅而不可輕磨也王后司立市之事故亦

有駔琮之權

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玉人牙璋中璋七寸以起軍旅以治兵守典瑞言其一玉人言其二以起軍旅發兵也以治兵守治已出軍之戍者也牙者為駔牙之形即搓牙漢以銅虎符各五代古圭璋從簡也正義曰軍多用牙璋軍少用中璋牙璋皆有鉏牙此又非瓚酒之半璋形如半珪而有牙齒兵象也

玉案十有二寸棗㮚十有二列諸侯純九大夫純五夫

人以勞諸侯鄭司農謂玉案也鄭玄謂玉飾案也玉人治玉恐不止以玉飾案也然以純玉為之則十有二寸之玉似乎難得棗㮚婦人所用故夫人以勞諸侯鄭玄謂夫人王后也記時諸侯僭稱王而夫人之號如此不别則周禮非周公所作乃六國僭王時書故多稱王后為夫人而周之天子之王始稱為王后其亦有可疑乎然戰國僭王亦或稱妻為王后此周禮所以為可疑也棗㮚盛以器加於案十二列以勞上公及二王之后諸

侯禮大夫七

玉作六器禮天地四方蒼璧黄琮青珪赤璋白琥玄璜玉之六器也大宗伯之職也上文玉作六瑞等邦國君臣手執之玉謂之瑞禮神之玉謂之器蓋祭天地四方及山川有燔瘞貍沈之玉幣又有禮神之玉幣故先儒或以為二玉二幣之牲而宗廟亦有禮神之玉設於神位之前周禮之文不備見耳

蒼璧禮天璧形圜天則郊祀之天也鄭玄以為天皇大

帝在北極者緯書不可信此禮天之器也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則焚之歟

黄琮禮地琮形方鄭𤣥以為崑崙之神其說不經兩圭有邸之玉其瘞之歟

青圭禮東方圭首尖典瑞玉人並無此鄭𤣥謂禮東方以立春蒼精之帝而大昊勾芒食焉陳祥道謂東方有禮玉無祀玉姑存疑可也

赤璋禮南方半圭為璋首方而邪謂立夏赤精之帝前

有瑑璧琮圭璋以頫聘則不止于禮神惟琥璜不以頫聘諸侯以用之酬爵酬幣

白琥禮西方鄭玄謂以玉長九寸廣五寸高三寸刻虎形此立秋白精之帝陳祥道引符瑞圖白虎西方義獸引陸機謂騶虞白虎黑文尾長於軀者引尚書大傳散宜生等取怪獸尾倍于身名曰虞周書曰英林酋耳

玄璜禮北方形如玦此立冬黑精之帝鄭玄謂半璧為璜象冬閉藏地上無物唯天半見此語甚奇六器皆有

幣圭以馬璋以皮以享王與后又二王之後皮馬不上堂故曰圭璋特達又曰以少為貴璧琮五等諸侯以享王與后璧加于玄纁曰束帛琮加于束錦琥加于繡璜加于黼子男以享諸侯禮器琥璜爵謂天子酬諸侯諸侯相酬用爵時又以此將幣以少為貴也

玉方明覲禮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東青南赤西白北黑上玄下黃設六玉上圭下璧南璋西琥東圭北璜諸侯覲于天子為宫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

四尺加方明于其上方明者上下四方神明之象凡朝
覲宗遇皆於廟北謂會同之禮在國門之外為壇壝宮
春東夏南秋西冬北天子出拜日于東門之外反祀方
明夏秋冬禮日禮月禮四瀆禮山川不同而皆祀方明
既而退方明以朝諸侯上介皆奉其君之旂公侯伯子
男皆就其旂而立鄭氏謂方明猶宗廟之有主會同而
盟明神監之也天子巡狩朝諸侯于方岳之下亦然漢
律歷志引書伊訓大甲元年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

冬至越弗與佛同祀先王于方明以配上帝班固所見非古文尚書止于伏生所傳或張霸偽書也此方明之六玉故以次書于合六幣之六玉

玉瑴雙玉為玨亦作瑴左莊十八年虢公晉侯朝王王皆賜玉五瑴非禮也僖三十年衛侯納玉于王與晉侯皆十瑴襄十八年晉侯伐齊將濟河獻子以朱係玉二瑴而禱

玉磬成二年齊賂晉以紀甗玉磬商頌那依我磬聲鄭

曰玉磬也橫渠曰玉磬聲之最和平者養心明堂位曰拊搏玉磬諧擊四代之樂器則舜之韶樂其曰石者乃玉磬也

玉纓僖二年十八年楚子玉自為瓊弁玉纓

玉櫝昭公七年燕人歸燕姬賂以瑤甕玉櫝斝耳

玉環已見玉玦玉佩孜肉好若一謂之環春秋傳子見南子環佩璆然魯公賜仲環賜子家一環一璧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玉瑗好倍肉謂之瑗說文曰大孔璧曰

璧即圜玉而孔小者也瑗伯玉之名

玉戚明堂位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周舞也戚斧也以玉飾其柄

玉豆明堂位薦用玉豆雕篹此字悉緩祖管二切籩屬也以竹為之此一章所云玉瓚大圭玉瑗璧散璧角前已備書惟玉豆未書此禮魯人誇美魯得用四代之服器官又曰殷玉豆又曰虞兩敦夏四璉鄭謂黍稷器制之異同未聞朱文公注子貢瑚璉夏曰瑚商曰璉周曰

簠簋皆宗廟盛黍稷之器而飾以玉器之貴重而華美者盖本古注又有曰璧翣注喪葬之飾天子八翣皆戴圭垂羽諸侯六翣皆戴圭曾用八翣可乎末章君臣未嘗相弑注亦非之可盡信乎

玉瑚玉璉璧翣圭翣見前

玉節周禮掌節掌守邦節注邦節者珍圭牙璋穀圭琬圭琰圭也王者有命則别其節之用以授使者執以行為信又守邦國者用玉節注玉節之制以玉為之以命

數為大小下文角節注以犀角為之其制未聞虎節人節龍節皆金又璽節令之印章符節旌節及小行人有管節皆竹為之凡八節

玉璽玉印掌節貨賄用璽節職金掌凡金玉錫石丹青之戒令受其入辨其物與其數量揭而璽之左氏季武子取卞使公治問襄公璽書追而與之鄭杜皆曰璽印也漢舊儀曰璽皆白玉螭虎紐文曰皇帝之璽皇帝信璽天子行璽天子之璽天子信璽凡六璽諸侯王印黄

金槖佗紐文曰璽列侯黄金印龜紐文曰印丞相將軍黄金印龜紐文曰章中二千石銀印千石六伯石四伯石銅印唐符寶即掌天子八寶孫堅得傳國璽甄宫井中方圜四寸上有立文盤五龍漢紀元年十月子嬰繫頸以組封皇帝璽符節降注不分明史記高紀注引漢官儀曰子嬰上始皇璽因服御之代代傳受號云漢傳國璽者也

玉符史記韋昭注璽符節云天子印稱璽又獨以玉符

發兵符也豈即周之玉節乎韋昭注節漢制以竹長六寸兩相合節毛上下相重漢無玉節

玉板大戴禮保傅篇四十八胎教之道書之玉板藏之金匱以為後世戒陳祥道禮書不甚襃大戴禮而表出玉板于此素問中亦有金匱玉板

玉琯出大戴少閒篇昔虞舜以天德嗣堯西王母來獻其白琯粒食之民昭然明視注西王母神也其狀如人琯所以候氣漢明帝時於舜廟下得玉琯一枚也大戴

禮今存者四十篇四篇與小戴記同又有與荀子勸學同者以事多雜戰國時事不全古也

玉卮高紀為太上皇壽亦古事當别攷

曲禮執玉其有藉者則裼無藉者則襲藉藻也藻繅同

王繅藉五采五就謂畫五色而五帀天子五采朝日即此物也鄭玄謂以韋衣木而畫之殆未必然少采夕月

韋昭謂三采公侯伯三采三就子男二采再就聘玉之繅三采三就聞諸侯之繅二采再就瑑圭璋璧琮頫聘

之繅皆二采一就今世君禮喪亾已無其制左氏藻率鞞鞛或謂織絲為之予謂束帛加璧宜皆有繅又有組以係之圭璋特達犬馬不升堂無帛幣則必有物以襲其玉謂包裹藏襲之而後發露裼也者有藻則已露於外者也曰垂繅曰屈繅恐非韋木之所為焉

月令服玉春服蒼玉夏服赤玉中央服黄玉秋服白玉冬服玄玉謂冠飾及所佩之衡璜非食玉屑之謂此書或云吕不韋所作秦人廢佩而帶鈕似不可信

聘禮受玉還玉賈人取圭垂繅授宰宰執圭屈繅以授使者使者受圭同面垂繅受命既述命同面授上介凡授受者授由右受由左同面二人同北面也　享束帛加璧此已聘而享也於夫人則聘用璋半圭也享用玄纁束帛加琮　公初受玉路使卿皮弁還玉于館璋琮亦如之

覲禮受玉還玉諸侯見天子至于郊王使人皮弁用璧勞侯氏侯氏升受玉使者左還而立侯氏還璧

朝以瑞玉有繅侯氏入門右坐奠圭拜坐取圭升王受之侯氏降拜升此所謂瑞即桓圭信圭躬圭蒲穀璧合而已還之　三享皆束帛加璧侯氏升致命王撫玉此已覲而三享王所加璧也王不受玉故撫之而已輕財而尚禮也古天子諸侯相見無不用玉然未始受其玉而終于還其玉以成禮意耳後世一切廢此尊君卑臣自秦始上下等威混然無辨情不相接而諸侯朝聘之禮皆未之聞

聘義貴玉子貢問孔子對詳見禮記

禹貢貢玉揚州瑤琨注瑤琨皆美玉梁州貢璆注玉名

雍州貢球琳琅玕球琳皆美玉琅玕石而似珠

顧命陳玉又與周禮天府季冬陳玉不同憑几等事已

見前越玉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

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孔傳於東西坐北列玉五重大

璧琬琰二玉為二重大玉夷玉天球三玉為三重夷常

也球雍州所貢商頌長發受小球大球為下國綴旒毛

氏曰球玉也子書球玉磬也鄭箋謂湯受小玉謂尺二寸圭也受大玉謂珽也長三尺執圭搢珽以與諸侯會同東萊不從鄭從王氏小球大球小國大國所贄之瑞也與下文小共大共音恭同意受小國大國所共之貢也若介圭同瑁已見前

木瓜著詩之瓊說文赤玉也毛氏曰瓊玉之美者琚珮玉名瓊瑤美石瓊玖玉名孔氏曰瓊是玉之美名非玉石琚瑤玖三者互也三者皆玉石雜也字書玖玉黑色

著三章上文皆言充耳以素以青以黃而繼以瓊華瓊瑩（音榮）瓊英皆美石似玉者也素青黃所以縣瑱（玉遍切）或名為紞近世揚州瓊花乃玉蝴蝶花又曰聚八僊非赤玉而曰瓊似誤也相與神其說以為獨揚州一株非也

君子偕老詩副笄六珈玼兮玼兮瑳兮瑳兮六珈衡笄后夫人之首飾編髮為副先儒不能知六珈之狀此刺衛宣公夫人而指其首飾也淇澳詩充耳琇瑩會弁如星如圭如璧此美衛武公而指其首飾又以圭璧美之

也然衛武公早年纂國晚得美譽猶有憾焉女曰雞鳴詩贈問報以雜佩毛氏朱氏言佩甚詳此言古之婦人好德者也有女同車詩佩玉瓊琚佩玉鏘鏘此言齊女之美而鄭忽之不察也大抵以寶玉喻德性威儀詩之旨也圭璧既卒雲漢嘆之來獻其琛泮水頌之非愛玉也有得有失因事以見也然唯圭璧之用最多重耳沈璧鄭伯以璧假許田晉以垂棘之璧假道於虞許男面縛銜璧楚文王與申侯璧秦伯以璧祈戰于河僖負羈

饋重耳盤飧寘璧韓厥奉觴加璧賄荀偃束錦加璧殺
呂姜髽取其璧藏文仲以鬯圭告糴王子朝成周之寶
珪沈于河津人得之化為石一舉一動必有一得一失
則夫與之考是玉者不惟知典故而已所以觀義理也
瑾瑜匿瑕以璵璠斂夢食瓊瑰竊寶玉大弓武王賜魯
以夏后氏之璜公文氏攻向魋求夏后氏之璜執玉或
高或卑受玉或惰襄仲之辭玉子罕之不受玉聘遭喪
不賄不禮執玉不趨操圭璧器幣則尚左手車輪曳踵

典故無窮維此之勤收苦索亦豈不勝於無所用心哉後此皆諸經之法言先王之法服二帝三王以來之器用於小說僻書不甚采取孔子有韞匵之說孟子有彫璞之喻詩有白圭之玷尚可磨之譏猶不一而足藺相如爭一璧于秦庭卞和獻玉而至於三刖足後世才士詩文諸類書之及玉者無窮游戲翰墨不妨隨時引用此可得而畧焉

玉者猶王出大戴禮少閒第七十六設為公曰之問其魯哀公乎設為子曰之荅謂君不可

以言情於臣臣請言情於君君則不可回謂此豈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哉臣可言情於君而君不可以言情於臣雖劉先主之於孔明不如是也最後有失政之語公曰所謂失政者夏商之謂乎子曰所謂失政者疆𡨋未虧人民未變鬼神未亡注民神猶依附之水土未絪注絪猶亂韓詩外傳曰陰陽相勝氣祲絪氲糟者猶糟實者猶實玉者猶玉血者猶血酒者猶酒注糟以喻惡實以喻善玉以喻賢人言尚賢其賢血憂色也酒以喻樂憂其可憂而樂其所樂此五

語甚怪意者謂雖已失未至大亂總九句觀之天地人三才未全乖亂人主好惡是非未全顛倒尚可為也末句結曰君無言情於臣君無假人器君無假人名名器不可以假人是也為人君而無腹心之臣不以情言於其臣而獨運可乎以玉者猶玉四字奇怪附於廣玉攷之後

古今攷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古今攷卷十九

詳校官中書臣張經田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監丞臣張曾炳

校對官中書臣李荃

謄錄監生臣錢儁選

謄錄監生臣馮士新

古今攷卷九

元 方回 續

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

此漢紀語也項籍傳下文云火三月不滅收其寶貨婦女而東秦民失望秦惠王誘楚懷王會武關而執之秦始皇以翦蒙武虜楚王負芻而滅之諸侯兵起秦章邯又擊殺項梁春秋復九世之讎誓項羽以復讎為事乎

則秦亦滅矣子嬰已降楚矣以子嬰歸之令楚懐王待其自斃可也殺之亦何益於威武屠咸陽則秦之百姓何罪焉秦之宫室奢侈已甚存其可存者而毁其材以賜貧民可也焚之則亦暴殄天物而已至如收貨寶略婦女而東則無異盜賊之所為也意者遷沛公於漢中封章邯董翳司馬欣之謀已定不欲留此以遺他人也殘忍貪婪褊隘繆戾而無遠圖不待垓下之圍而敗證已見矣孟子所謂誅其君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悦者

固如是乎此項之所以失而劉之所以得也當此之時而有賢聖之君之相推一人為天王謂周武王伐紂有天下齊太公望魯公旦召公奭各有大功不過各為列侯令諸已王者皆損王號為公為侯如周之舊制求二帝三王之後各封之為公皆無過百里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之制差次大小功臣為之天子之地方千里三公三孤六卿六鄉六遂比閭族黨雖不能盡如古初亦稍稍裁制各宜隆殺等級一以周典從事城壁為固

以限四夷溝洫爲田以養萬姓庶乎其可也陳涉之起首先自王非楚之後人心不服燕趙齊繼皆自王欲復六國之舊謂天下之國必六與七而無天王則天下之戰無有可已之時矣況令項羽强狠自用如此欲爲西楚霸王以馭十八王而陽尊義帝爲弑逆謀不仁不義一秦亡一秦生此天下所以卒爲漢也漢亦不思復周之制而因秦之法此善於彼僅足立國遺患千五百年吁可嘆哉

懷王曰如約

羽既燒秦宮室使人還報懷王懷王曰如約羽怨懷王不肯令與沛公俱西入關而北救趙後天下約乃曰懷王者吾家所立耳何以得專主約春正月陽尊懷王為義帝呂東萊曰義帝初為項梁所立特從民望耳梁名為臣實則君也章邯既擊殺梁遂以楚為不足慮雖楚國之衆亦皆惴恐不知死所矣帝乃并呂臣項羽軍以收主權自盱台進都彭城以張國勢置宋義諸將之上

而不敢不服拒項羽入關之請而不敢不從至於獨遣沛公仗義而西則所見又有大者焉可謂天下之英主矣不幸宋義得志而驕為羽所乘羽既得志存鉅鹿降章邯擁諸侯四十萬之衆入咸陽威震天下帝塊然寄坐雖庸人亦數日而知亾矣及羽使人致命使漢獻唐昭處之必低首下心惟羽是聽帝不懾不屈報之曰如約帝豈不知羽之不從哉執其義而已矣此真主天下之約者也死生禍福帝如彼何哉按楚懷王以二世二

年六月立九月項梁死項羽呂臣徙懷王都彭城其在盱台也以陳嬰為上柱國出於項梁之命其至彭城也并呂臣項羽軍始出於懷王之獨斷以羽為長安侯以沛公為碭郡長武安侯以呂臣為司徒其父呂青為令尹又以宋義為上將項羽為次將范增為末將北救趙遣沛公西入關此皆懷王號令也羽殺宋義而後大權旁落因立羽為上將軍此一着亦如漢王因立韓信為齊王中心實亦不平至羽破降章邯入關至戲則不可

復制矣沛公入關在漢元年十月懷王當於此時遣人立沛公爲秦王王關中召還項羽論救趙破秦功亦有以封之可也然羽擅已封章邯爲雍王不稟君命則無忌憚甚矣懷王於是受制强臣徙國二年正月遇弑爲王一年半爲帝一年無後其人品才地恐亦不爲十分英邁如秦王子嬰豈不能誅趙高亦非大段不才天之廢秦廢楚久矣雖有高才亦不足以勝惡運也

項羽分天下一帝十九王　漢書高紀項羽傳不書韓王成别見下文故但

見十八王月表又不書義帝而尊高祖故混韓王成為十八王

陽尊懷王為義帝徙之長沙都郴長沙今潭州郴州今郴州項羽自立為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彭城今徐州孟康曰舊名江陵為南楚吳為東楚彭城為西楚按秦三十六郡羽擅有四分之一泗水郡碭郡漢梁國薛郡漢魯郡東郡故衛地琅琊郡故齊地恐必有此會稽郡郡治吳後漢始分為吳郡秦并越為一鄣郡漢改為丹陽郡此七郡曉然為羽地矣未知他二郡謂何出處不一別有東陽郡剡縣今淮南西

路地屬九江王淮南東路地當屬泗水郡越之後亦共滅秦羽不封之則恐奄有閩中郡稍稍犬牙南陽縣今鄧州蔡州唐州皆是舊地當攷是為九也始越滅吳而楚滅越故呼吳地為東楚又滅泗上諸侯而滅魯故稱彭城為西楚以大江分言東西對也楚之鄢郢為秦所侵故以今江陵為南楚羽暫借長沙及郴與義帝而又弒之則今之荆湖南北路亦皆為羽所有吳芮號為番君不令就國於衡山則令之淮南自六安以南江西江東羽又兼有之

也
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四十一縣都南鄭今興元府
秦置漢中郡治南鄭後為梁州唐德宗奉天之難自駱
谷南入梁州改為興元府以至于今秦有巴郡蜀郡如
益州犍為牂牁沈黎等郡漢武帝通西南夷始有之則
沛公所封漢中巴蜀僅四十一縣亦甚狹矣而遂有天
下然則地大其可恃乎
章邯為雍王王咸陽以西取雍州之名以號其國都廢

丘周懿王所都之大丘也秦欲廢之更名廢丘漢之槐里縣漢元年八月漢王從故道襲雍大破章邯於陳倉令鳳翔府寶雞縣邯走守廢丘不下圍之二年及十一月漢拔雍隴西六月引水灌廢丘邯自殺置中地北地隴西郡王一年半

章邯長史司馬欣故櫟陽獄吏為塞王王咸陽以東至河塞為國號者取河華阨塞之義都櫟陽櫟音樂秦獻公所都後孝公徙都咸陽漢左馮翊櫟陽郡高祖初嘗都

之漢元年秋八月欣降漢二年四月從漢王入彭城漢王敗欣降楚四年冬十月漢王破楚成皋欣自剄十一月梟其頭於櫟陽市王僅五月地為河上渭南郡

秦都尉董翳勸章邯降項羽為翟王翟本秦上郡都高奴在今之鄜州界漢元年八月翳降漢二年四月同司馬欣降楚王僅五月地為上郡司馬遷月表漢表並不書其後所以死楚將瑕丘申陽為河南王都洛陽漢二年冬十月降漢地為河南郡王僅七月史不書所終

趙將司馬卬為殷王都朝歌商帝盤庚國殷中之地改商為殷在相州安陽縣即比干塚殷墟南去朝歌北三十六里羽號卬為殷王而都朝歌漢河内郡今河陽懐州相州之地漢二年三月漢紀書虜殷王卬置河内郡史記月表書降漢司馬遷叙傳卬其族人也趙刺客司馬蒯聵之玄孫為武信君將拔朝歌諸侯之相王王卬於殷漢之伐楚卬歸漢地為河内郡漢紀雎水之敗塞王欣翟王翳降楚殷王卬死為王一年

當陽君英布為九江王都六今之江州誤稱九江誤稱尋陽誤作虎渡亭於江濆皆非也漢九江郡在今淮西蘄州之北治尋陽故晉宋以後江州刺史所統有尋陽郡嘗移治尋陽皆在江北又其後遷刺史治於今之湓城而九江尋陽皆因誤呼蓋英布所王之九江在江北淮西所都之六在今安豐軍南所謂六安軍是也六安國名偃姓臯陶之後而英布亦臯陶之後而家於六故項羽封之於其家也其起滅有本傳

懷王柱國共敖為臨江王都江陵柱國楚上卿名相國
本秦南郡項羽改為臨江國江陵今荆湖北路江陵府
其地去江十餘里有沙市廹江漢三年秋十月敖卒子
尉嗣五年十二月誅項羽羽所立臨江王共敖子尉不
降遣盧綰劉賈擊虜尉地為南郡十九王除漢高外惟
吳芮張耳共敖三人善終芮稱忠於漢者耳之子為漢
壻而敖之子亦為虜也餘皆敗亾不善終
番君吳芮為衡山王都邾項羽分楚為四史記月表所

書也西楚衡山臨江九江是也然當書曰分楚為五蓋
義帝之長沙郴亦楚地也漢書月表削義帝不書則亦
不書分楚為四以漢書五年二月改封長沙治攷之則
知吳芮為項羽奪其地不得就國故諸侯尊漢王為皇
帝上䟽芮但稱故衡山王想芮數年嘗以兵佐漢王者
故與以長沙之封也括地志稱邾城在黄州黄岡縣東
南春秋時邾國所謂衡山者非今之衡州之衡山也漢
以今舒州之灊山為南嶽故以今舒蘄黄為衡山國而

今之廬州壽州安豐軍光州濠州六安軍鎮巢軍等處皆九江國也後九江又改曰淮南又改曰廬江王也芮為縣布婦翁有本傳改封長沙都臨湘今之臨湘縣傳國為異姓王者五世最綿遠

徙齊王田市為膠東王都即墨田榮大怒不肯遣市之膠東市亡之國榮追殺之漢元年六月也通王二年膠東今萊州東萊郡即墨縣在州東南二百四十里有膠水縣

齊將田都為齊王都臨菑田榮追擊都都走降楚不克就國臨菑今青州臨菑縣州西北四十里青州金人改為益都府

故齊王建孫田安為濟北王都博陽田榮令彭越擊殺安遂有三齊之地先儒或未審濟北所在濟水舊自河北跨河而南入于鉅野由鄆之東阿城下入棣州濱州滄州入海所為齊州改為濟南府則濟北皆當在濟南之北濟南府西至今博州二百四十里則博陽其或不

出乎此漢濟北王兩反兩誅當別攷

徙魏王豹為西魏王都平陽項羽欲有梁地故徙豹河東太原府路有晉州曰平陽郡在路隰汾絳州之中堯所都平水之陽也古太原城曰晉陽漢二年三月漢王自臨晉渡河豹降漢將兵從下河內伐楚入彭城漢王敗五月豹謁歸視親疾畔漢為楚九月韓信虜豹詣滎陽三年五月周苛殺之

徙燕王韓廣為遼東王都無終廣不肯徙國漢元年八

月臧荼殺廣併其地漢北平郡有無終縣故無終子國上谷漁陽北平遼西遼東郡皆秦滅燕所置今分為二而王韓廣於遼東僻遠之地宜其不服也豈止田榮陳餘獨不平哉

燕將臧荼王燕都薊今燕京大興府東北有薊縣即漁陽郡也陶淵明詠荆軻曰提劍出燕京即燕之名京久矣漢五年七月荼反九月虜荼漢書紀同史記月表而班之月表誤書為四年九月司馬遷表書冬十月為歲

首春正月或書端月或書正月或書一月又間書冬十月為一月九月為十二月又有通書其為王之月如田市云二十四月者如此則秦漢歷並用又隨事無定法也

徙趙王歇為代王都代秦所置代郡也

趙相張耳為常山王都襄國項羽更名趙為常山不使都邯鄲鉅鹿使都襄國今河北邢州城是也漢二年十月陳餘籍田榮兵擊耳常山耳敗降漢復迎代王歇為

趙王而歇立餘為代王號成安君三年冬十月韓信張耳下井陘擊殺趙王歇襄國斬陳餘地為常山郡代郡四年夏立耳為趙王史記表書在四年十月漢書表亦是四年十一月而耳傳不同漢表書五年十二月乙丑耳薨而傳書五年秋耳薨漢書往往齟齬如此

韓王成不徙封都陽翟按張良傳項梁既立成為韓王良為韓司徒按韓王信傳項梁死定陶成奔懷王又按張良傳漢王之出輾轅令成留守陽翟又按韓王信傳

項籍之封諸王皆就國韓王成以不從無功不遣之國更封為穰侯後又殺之漢書月表書漢元年六月項籍誅成史記表書在七月以此攷之韓王成不從項羽入關而為沛公守陽翟漢王四月就國漢中五月即從故道出襲三秦先是項羽嘗令成隨至彭城已有廢成之意及聞漢王東伐故殺成而立鄭昌為韓王以距漢也呂東萊曰項羽自逐其君而據其地亦令諸侯之臣逐其君而據其地主約如此雖微田榮陳餘亦豈得奠居

乎彼章邯司馬欣董翳賣秦子孫三十萬以求利父老

方欲傳側吏切置也刃其腹羽乃使之王關中以距塞得人

心之漢王何其愚哉

夏四月諸侯罷戲下各就國

附攷冬夏春秋月

漢元年冬十月沛公至霸上十一月約法三章十二月

會項羽鴻門春正月項羽陽尊義帝二月項羽立諸侯

王夏四月罷戲下各就國顔師古以戲下為指揮之麾

漢守戲麾通用呂東萊以為戲水之下恐師古之說為長如韓信傳不至十日兩將之頭可至戲下是也戲許宜反
漢王在霸上來年于茲矣凡冬十月春正月秋七月夏四月師古謂皆大初正歷之後記事者追改之以十月為歲首即謂之正月今此真正月當時謂之四月耳然予以司馬遷史記月改之恐亦不然其書正月為端月乃是依秦人避諱之舊漢紀書秦二世元年秋七月陳涉起蘄豈應班固以漢歷改秦歷乎秦二年三年十月

皆不書冬字此為異耳

漢王從杜南入蝕中

李奇曰蝕音力在杜南如淳曰蝕入漢中道川谷名程泰之雍錄謂蝕中之名地書皆不載以地望求之關中南面皆礙南山不可直達其有微徑可達漢中者惟子午關子午關在長安正南其次向西則有駱谷關關之又西則褒斜也此之蝕中若非駱谷即是子午　回謂漢紀下文張良辭歸韓漢王送至褒中張良傳初漢王之

國良送至襃中漢王送良良送漢王兩說不同然必是斜谷度終南入襃谷以至漢中無疑也斜水出武功縣衙嶺山北至渭入渭襃水亦出衙嶺至南鄭入沔自有沔水入于江而後世總稱漢沔一也終南山橫亘長安南鄭之間而東西數千里亦曰太白山亦曰惇物若衙嶺者又襃谷斜谷南北分水之嶺也漢王之往復必由此矣其曰杜南者周之岐山在今之鳳翔府亦曰周原亦曰杜陽山在岐山之陽九域志謂地屬杜陽地形險阻原田肥美有杜水

南入渭大雅緜詩自土漆沮杜作土杜 自漢右扶風有杜陽

縣秦内史地今鳳翔府東至京兆府二百八十三里𩝐

中之名雖不可攷漢王往復必由駱谷子午可攷也子

午道王莽傳可攷褒斜漕東南粟帛張湯主議河渠溝

洫志可詳攷今偶讀興元志褒谷在褒城縣北北口曰

斜南口曰褒同為一谷自褒谷至鳳州一百三十里始

通斜谷兩山高峻中間谷道穴山架木以行張良送高

祖至褒中曹操出斜谷軍遮要諸葛亮由斜谷取郿皆

此道入谷五里許阻山鑿之六丈路乃通號石門又云興元為巴蜀衿喉今之金州洋州均州房州皆漢中地文州鳳州又其藩籬曹操爭南郡諸葛亮侵魏鍾會伐蜀蕭欽破魏師元英攻蕭懿渾瑊討朱泚高崇文征劉闢王建伐岐孟昶冠周女直遁歸陝服楊政出師武林皆于褒斜紹興以來自褒口而北設武休關東獐子關西石項原關而褒口有四路一由太白峽出谷口路差狹而頗平一過陽芽合水潭出斜谷路比太白峽稍濶

一自長柳徑白雲松嶺出谷口唐孫樵所記新開文川古道悉以榛蕪一出鳳州超散關師行多出於此取武休關隸褒城縣去府一百三十五里關外為鳳州自鳳翔府由大散關或偶芽關或太白峽皆可至縣故立武休關以為險阻若大散關者在鳳州至府二百四十里即漢王及韓信出兵襲雍之地曹操擊張魯出此諸葛亮圍陳倉出此宇文泰伐梁武陵王紀出此唐明皇避祿山在此郭崇韜王全斌出此又有陰平橋頭爲今文

州鄧艾自此鑿山通道行無人之境七百餘里超涪出劔閣西百里遂至綿竹此路今屬西番化外若子午谷者在長安鄠縣由洋州至興化七百六十里蜀魏延請於諸葛亮嘗欲假精兵五千從褒中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至長安而公從斜谷來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亮以為此計危不如安從坦道平取隴右後乃有祁山箕谷之敗唐明皇驛致生荔枝自涪陵入達州由子午谷凡三百里紹興以來南北兵出入並不

由此路若駱谷者在長安盩厔縣由洋州至興元五百二十里鍾會伐蜀分兵出斜谷亦出駱谷髙崇文伐蜀出斜谷以李元奕出駱谷唐徳宗自盩厔入駱谷僖宗避寇由鳯翔趨駱谷又有漢中之西城縣為今金州魏晉間之魏興郡至興元府五百里蕭何為漢漕蜀漢粟下漢水自今之金州至襄陽紹興初女真自商州入金州犯興元吳玠守饒風關力戰失利劉子羽棄漢中玠由興州河池繞出敵後清漢中之野敵遂由斜谷以遁

又東倉山在南鄭縣南一百九里南連大巴山有路通蜀或云蕭何追韓信於此亦未可曉秦之都曰咸陽漢唐之都曰長安皆南向終南山其至漢中也有路不一具書于此以見漢王出入乃褒谷斜谷今鳳州鳳翔府陳倉路也

棧道

師古曰棧即閣也今謂之閣道劉禹錫有山南西道新修驛路記有云我之提封踞右扶風觸劒閣千一百里

自散關抵褒城次舍十有五自褒而南踰利州至于劍閣十有七道塗次舍可見于此又云棧閣臨虛下臨峭壁呀層崖峭絶枘木亘鉄因而廣之限以鈎欄狹徑深溼銜尾相接從而拓之方駕從容棧閣之制亦可想也歐陽詹棧道銘有云秦之坤蜀之艮連高夾深九州之險也則蜀在秦之西南秦在蜀之東北尤更曉然孫樵新路記自扶風東臯門十步折而南平行二十里下念濟坂下折而西行十里渡渭又十里至郿自此閣路不一

上下嶺閣中有臨洮關南為河地汾陽王私田百畝餘里以息馬至萬蹄所謂文川古道晉武平吴時所開出長柳店至褒城縣與斜谷舊路合大抵漢中雖是平川東北入長安西南出劒門皆有棧閣之險惟今洋州子午谷南而北正對長安王莽所開唐明皇荔枝路老杜云百馬死山谷至今耆舊悲信為險絶雖金人紹興後窺蜀亦不出乎子午谷也

漢王欲攻羽丞相蕭何諫乃止

漢王怨羽背約欲謀攻羽周勃絳灌樊噲皆勸之惟蕭何諫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漢王曰善乃就國高紀書丞相蕭何諫是時漢王未就國在霸上蕭何未為丞相蓋史追書也或問戲西鴻門范增勸項羽擊殺沛公項伯止之當是時沛公可殺乎曰不可也沛公入關有大功府庫珍寶婦女牛酒一無所取無罪有大功無罪而又有功當王關中之約羽于此時殺之天下諸侯亦得而屠羽之

族矣范增之計未為得項伯之見未為失也或又問項
羽背約絳灌樊噲勸漢王攻之蕭何止之當是時項王
可攻乎曰未可也羽陽尊義帝未有弒逆之罪封九江
王英布未有隙封衡山王吳芮未奪其地未有怨田榮
陳餘雖大怨羽遠在齊趙羽之罪在于殺宋義然義亦
驕矜送子相齊置酒高會秦而勝趙何敝之承義固有
以取羽之侮羽之罪又在于坑秦卒二十餘萬然當時
聞見習以為常羽未出關東歸三秦及羽之黨合從以

距漢則以新造未就緒之漢攻罪名未著黨羽未離之強楚其不勝必矣絳灌樊噲或未之思而蕭何之所籌為得策也漢之入關張良謀居多然頗以詐蕭何先收圖籍勸且就國此二事皆非餘人所及養其民以致賢人天下事孰有先于此二者乎此一語又興漢之根本也

羽使卒三萬人從漢王

項羽此策恐漢王不就國或有他謀以此防之也必有

其將以統此衆而受之䇿然天下成敗之勢方如反掌將吏士大夫之心視其主之可否而為去就也此暴彼寛則羽之兵實所以為漢王之資耳甚哉項羽之愚而無識也燒秦宫室掠秦府庫擄秦婦女殺秦降王子嬰懷衣錦故鄉之陋見行譏以沐猴之濫誅謂徙義帝於上游遷漢王于巴蜀四分天下以取其一餘十七王可以力控田榮與巳有隙而不與之釋憾陳餘與張耳有隙而亦不與之解讐彭越故劇盗在梁而無以處其衆

渙其羣方且欲弑所尊之帝而奪所封諸侯之地如是而欲久長未之有也且羽旣封諸侯之地罷戲下各就國不聞有一訓誥誓命之言周之建封皆有策書齊桓公葵丘之會盟以五禁而不歃血而羽咸無之謂宜建壇刑牲盟所封諸侯王爲要約以楚實首事滅秦報天下讐尊楚懷王爲帝天下諸侯戮力一心共獎王室平心和氣以沛公王關西而以巳王關東地亦不必大廣當是時沛公魯公功最大爲天下二伯以征伐諸侯之

不臣服者亦不必自為西楚霸王古所無有名不雅馴諸四方彪勇暴悍崛起乘時之徒處置彌縫亦宜縝密以仁恩宥之以威武恐之以義理督敎之則焉有不服者范增為羽腹心之臣豈全不致思入慮而以一切苟且行之尊一帝封諸侯以三萬人護漢王就國謂姑如此而可以無後患嗚呼亦愚而已矣

楚子諸侯人之募從者數萬人廣德軍史記板楚與諸侯之募從數萬人常德府漢書亦作募從予有古建本漢書作慕字

古兵出于農士出于鄉舉里選治天下不易之道也戰國諸侯破壞井田絶滅學校强暴之民武斷鄉閭游蕩之士叢漫天下然猶以民為兵秦至於無復可調興師至二三百萬而起閭左之戍國遂以亾沛公初起沛子弟三千人從之為兵豪吏豪民有才能戰者從之為將非復井田學校所養所教之舊矣轉戰入關民之從為兵士之從為王侯君公及有官爵職守者舉天下皆可以招致然未有募從之說也文穎曰楚子猶言楚人也

諸侯人猶言諸侯國人也漢王本楚人今將入漢中下募從之令不拘楚人如諸侯他國之人願從入巴蜀漢中者聽則漢王之志大矣下而士卒上而官吏皆許應募以從行也然則後世募兵之制始此而秀民異才擇主而從之不復修鄉里之行以俟上之選舉則自戰國始矣募兵而養弱不可用老不可貸坐屯百餘萬以喪國者有之誦詩讀書無復常產僥倖於一第而得入仕否則老死窮閻而其放辟邪侈號為游士與夫流為釋

老伎藝算術占相之等者上之人一切不問其所從來遠矣

張良辭歸韓

張良有滅秦之心博浪沙之鎚擊是也有興韓之心請項梁立韓王成是也而未嘗有仕漢之心度非沛公不足以滅秦而非盡用己之謀亦未足以必滅秦故屈己而從沛公其所謂太公兵法者疑不過老子之書之學入關之策皆出于詐惟勸沛公還霸上為得計然亦理

之當然者也因項伯解鴻門之急為有恩於沛公然亦事之偶然者也沛公既王漢中送至褒谷辭歸相韓勸王燒絶棧道示項羽無東意當是時亦未嘗勸漢王以取天下俾之匿形藏影為還定三秦之計則有之矣逮夫項羽殺韓王成良既已無可事之主然後間行歸漢求所以帝劉滅項者終始為韓報讐而假手于漢耳於聲利之間泊若無情而其思慮之所發從容定計亦倏忽變化而不可測以至柔伏至剛以至不忍伏大忍在

秦漢之間過諸人遠甚律以顔曾思孟未也至近世乃有學顔曾思孟之學幾及之者而不用於世豈後人才果不及于古哉

設壇場拜韓信為大將軍

作史分紀傳自司馬遷始班固因之故一事而既書於紀又書於傳又書於其人别傳下如春秋為綱左傳為目之可觀也故司馬温公用荀悦袁宏漢紀列為通鑑而朱文公又為通鑑綱目近世有謂温公不當刪舊史

文而文公又多有增損為非是曾不思史漢之體太涉重復鴻門事漢紀書之史記項籍紀書之而張良傳又書之樊噲傳又書之蓋不得已也如蕭何追韓信漢王齋戒設壇場拜信為大將軍史記高紀不書齋戒設壇場五字淮陰傳書之漢紀書此五字矣韓信傳又書之則為贅也予謂古之遣將也舜咨禹征苗文王為西伯以天子之命命將帥采薇以遣戍出車以勞還杕杜以勞歸士儀禮軍禮亡未知設壇場拜大將始于何時師

古注築土而高曰壇除地曰塲當是升韓信于壇拜以受大將軍之命史記止書曰拜將無軍字既拜命然後受將士部曲之賀禮於壇下除地為場所以容衆也其書曰已拜上坐者謂以拜命而謝漢王漢王賜之坐也信謂項王匹夫之勇婦人之仁固有以識其人品之不高王諸侯不平逐義帝江南所過無不殘滅詐坑秦降卒三十餘萬强以威王邯欣翳秦父兄怨三人入骨髓又有以知項羽罪狀之無道東鄉爭權天下大高祖之

心三秦可傳檄定壯高祖之氣然其斷項羽成敗未敢謂其必亡惟曰其強易弱此信之所以為人傑也歟

古今攷卷九

古今攷卷十

元 方回 續

留丞相蕭何收巴蜀租給軍食

初漢王欲謀攻項羽周勃灌嬰樊噲皆勸之獨蕭何諫有曰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此數語包括宇宙豈勃噲等所能到哉漢王就國以何為丞相何引韓信為大將軍漢王將相得人如此天

下定矣今攷丞相大將軍及秦漢九卿以下官制於此

附商周相三公六卿攷

商高宗夢得傅說曰爰立作相孔傳於是立以為相未以為官名也惟說命總百官孔謂在冢宰之任此乃官名即成周六卿之長冢宰天官曰天官則地官春夏秋冬皆總之其名曰太宰則大司徒大宗伯大司馬大司冦大司空皆總之其上有三孤三公周制三公無人則𨚫之名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周公為公即

太師以太師行冢宰之事名公為保即太保以太保行大司徒之事無疑也左右非官名也成王顧命名公以太保為冢宰芮伯為司徒彤伯為宗伯畢公為司馬衛侯為司寇毛公為司空所謂畢公毛公必三公之師傅也周以冢宰為相首六卿三公三孤公侯伯兼五卿六卿出則為將其制如此此商周制也秦漢制取史記漢書東萊大事記後漢百官志通典列於後

附秦漢丞相太尉大將軍御史大夫攷

變古自秦始相國之貴莫重焉自秦始不常制如穰侯呂不韋為之其權固非他相比至於昌國君昌平君亦稱相君則獨重其名耳　左右丞相金印紫綬始於甘茂樗里疾終於馮去疾李斯秦大率常命兩相秦武王二年初置也左疾右茂而先書左至二世時先書右丞相去疾次書左丞相斯則尚右漢表書秦有左右而不分其班書高帝置一丞相即何也十一年更名相國亦秦制也亦蕭何為之孝惠高后置左右丞相文帝二年

復置一丞相哀帝更名大司徒王莽之謬也彭城之敗以韓信為左丞相信班何下知古尚右後曹參亦拜假左丞相於軍與信俱不柄國參惠帝時入為丞相表書相國傳亦稱為相國有兩長史秩二千石武帝初置司直　侍中者本丞相史也使五人往來殿内更相奏事故謂之侍中其後為加官則其職浸重　太尉秦官金章紫綬掌武事月令命太尉贊傑俊呂不韋時秦已有此官高帝時盧綰周勃為之後省武帝置大司馬大將

軍有車騎大將軍驃騎大將軍而其先竇嬰常為大將軍後霍光亦為之　御史大夫秦官位上卿金印青綬御史之名見於周官以中士下士為之傳命令者耳至於戰國其職益親故獻書多云獻書於大夫御史澠池之會各命御史書事而淳于髡亦曰御史在前執法在後是又掌記事糾察之任也至秦人主自親事以操制臣下侍御僕從其勢益重而御史大夫遂與丞相分權矣掌副丞相則是為丞相之貳以分其權矣有兩丞一

曰中丞在殿中掌圖籍秘書外督部刺史內領侍御史十五人員受公卿奏事舉劾按章成帝更名大司空紫綬祿比丞相置長史如中丞官職如故哀帝復為御史大夫又復為大司空更御史中丞為御史長史此漢之三公官也東漢歸臺閣大事司徒等三公官無權而廢大司馬御史大夫之名唐御史臺有御史大夫中丞侍御史監察御史或員為之或帶銜非三公矣乃一風憲之司也宋御史臺不除御史大夫中丞不常除有侍御

史殿中侍御史裏行除一員監察御史裏行除二員掌彈劾
百僚位卑而責重蘇軾謂言及乘輿天子改容事關廊
廟宰相待罪而秦檜韓侂胄史彌遠鄭清之丁大全賈
似道柄國陰奉風旨糾治所惡而國亡焉丁大全之先
有田嗣榮王與芮官臣董宋臣保用者　高后初置太
傅者再後省平帝初置太師太傅太保位三公上與古
官名同非古意也前後左右將軍皆周末官秦因之位
上卿金印紫綬戰國所謂大將軍上將軍本此武帝所

謂大將軍大司馬與丞相班又多置驃騎車騎樓船戈船下瀨伏波因扞貳師游擊橫海游沮等號以寵征伐之將不與焉

右秦三公官漢損益之侍中本丞相之屬將軍本太尉之屬班史百官公表無侍中一列以列將軍為一列下則九卿與內史為一列今書九卿於後

附秦漢九卿攷

九卿並二千石一曰奉常掌宗廟有丞景帝更名太常

王莽更名秩宗太常掌王者旌旗王者建以行禮官奉持之故曰奉常太樂太祝太宰太史太卜太醫六令丞均官都水兩長丞五畤各一尉博士及諸陵縣皆屬焉

博士秦官秦時多至七十人武帝初置五經博士宣帝增至十二人秦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七篇高帝七年叔孫通初為之

二曰郎中令秦官掌宫殿掖門戸臣瓚曰掌郎中諸官故曰郎中令括蒼鮑氏曰郎與廊同按戰國策梧下先生見魏王趨出至郎中而反所謂郎

門即郎之門也又按戰國策段産謂秦新城君曰今臣處郎中無能議君於王而不能使人無議臣於君然則秦昭王之時已有郎中之名其職已親近矣屬官有大夫郎謁者大夫掌議論有大中大夫中大夫皆無員多至數十人武帝初置諫大夫更名中大夫為光禄大夫郎掌守門戶出充車騎有議郎中郎侍郎郎中皆無員多至千人後漢志凡郎官皆主更直執戟宿衛諸殿門出充車騎惟議郎不在直中按戰國策荆軻逐秦王秦

法諸郎執兵皆陳殿下非有詔不得上又按滑稽傳優旃呼陛楯郎然執戟宿衛皆秦制也韓信傳亦云事項王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蓋光禄大夫即大中秩比二千石中大夫秩比千石諫大夫秩比八百石議郎中郎秩比六百石侍郎比四百石郎中執戟位卑禄微韓信所以恥之也中郎有五官左右三將曹丕為五官中郎將蘇武為中郎將使匈奴三將秩皆二千石所謂三署五官署左右署也所謂三郎中郎侍郎郎中也索隱

有中郎外郎散郎之分蘇林謂中郎省中郎也外郎散郎也近世官制戾古損益不明大中大夫光禄大夫以爲宰執階官侍郎至徽而中書侍郎門下侍郎六部侍郎用此名爲執政官侍從官六部二十四司初除皆曰某部郎官誥詞下始分郎中員外郎之異以資深淺又分權行試守朝請朝散朝奉三大夫乃元豐之前行郎中朝請郎朝散郎朝奉郎乃元豐官制之後行郎中未作郡人惟許除已登少監之類權某部郎官已作除郎

為真而蔭子則朝奉大夫以上許蔭一子將仕郎員外郎死然後得蔭又有所謂左右司郎中員外郎為宰士在二十四司之上左司二員右司一員世之晚進小生自入仕迪功郎以至朝郎初未知今之郎乃古之廊也又有小吏而妄呼為外郎者南渡前開封富人皆稱員外古之員外直猶近人之添差其稱謂之紊久矣謁者掌賓讀受事員七十人有僕射期門掌執兵送從武帝初置無員多至千人有僕射平帝更名虎賁郎置虎賁

中郎將羽林掌送從武帝初置次期門又曰建章營騎後更名羽林騎養從軍死事之子孫教五兵曰羽林孤兒有令丞宣帝令中郎將騎都尉監之皆屬郎中令武帝太初元年改為光禄勲是年更名中大夫為光禄大夫以武貳之云　僕射秦官自侍中尚書博士郎皆有古者重武官有主射督課之軍屯吏騶宰永巷宫人皆有取其領事之號此乃班固書僕射之官不止郎中令之屬有之　三曰衛尉秦官掌宫門衛屯兵有丞景帝更

名中大夫令後復為衛尉屬官有公車司衛士旅賁三令丞長樂建章甘泉衛尉不常置　四曰太僕秦官掌輿馬有兩丞屬官有大廏未央家馬三令各五丞一尉又車軨騎馬駿馬四令丞趙高為中車府令是其屬也宦者為之加中字趙高初為中車府令二世立為郎中令赦二相一御史大夫代為丞相三除甚美三族二人亦不貸也宦者亡人之國先亡其族莫此為甚太僕屬官他不書　五曰廷尉秦官掌刑辟九卿之班其列在

五而李斯為此官專議帝號乃斯為首何也東萊謂秦以獄為重李斯又方任事所以九卿為議者之首也景帝更名大理武帝封尉為廷尉有正左右監宣帝初置左右平哀帝復為大理王莽改曰作士書伯禹作司空臯陶作士契作司徒王莽乃以作士名理官其蠢如此

六曰典客秦官掌諸侯歸義蠻夷景帝更名大行令武帝更名大鴻臚有丞有行人譯宰別火三令丞如淳註別火治改火之事武帝初置別火又史大行令王莽

改曰典樂　七曰宗正秦官掌親屬東萊大事記高帝七年書置宗正官以序九族高帝表無其人帝紀七年二月書自櫟陽徙都長安置宗正官以序九族表高后二年始見除劉郢客為之當是史失初姓名　八曰治粟内史秦官治穀帛景帝更名大農令武帝更名大司農有兩丞有大倉平準均輸都内籍田五令丞斡官鐵市兩長丞如淳註斡所謂斡鹽鐵而榷酒酤也又郡國諸倉農監都水六十五官長丞皆屬武帝嘗置搜粟都

尉韓信以治粟都尉亡表無此官後又見桑弘羊為治

粟都尉王莽改為羲和又納言　九曰少府掌山海地

澤之税以給共養東萊為治粟内史所掌穀貨供軍國

之用少府名曰禁錢以給天子私自别為藏少者小也

屬官最多有六丞當時稱少府丞而尚書侍郎以下十

二官令丞屬焉而尚書之名後世以為王之一省六部

從官之長東萊又為少府吏四人在殿中主發書謂之

尚書其後遂以為官置令丞屬焉然漢之尚書令尚書

丞微官耳少府之屬吏也後世尚書令尚書左右丞六部尚書乃宰相侍從也又胞人三長丞又上林中十池監又中書謁者黄門鉤盾而下内省官者七官令丞諸僕射署長中黄門皆屬焉而中書令中書丞亦少府之微官而後世中書令為一品之極郭子儀書二十四考至有奪我鳳凰池之恨前代小官後世用以為大官世故之變豈有極哉表書小官吏因革不一不足書王莽改曰共工

附少府禁錢及近世鑄錢說

少府禁錢者擧天下山澤之利以為人主私藏而私用之也前朝置內藏庫始於神廟欲積以為取燕之用遂有北狩南渡之禍杭都亦制內藏庫他且勿論以楮幣與銅錢並行自孝廟某年始朝野雜記可考饒州置江淮都大杭冶司鑄錢歲額十五萬貫每一錢以年號鑄四字舊制也乾道錢淳熈錢行用民間有之寧廟即位在宥三十年理廟四十一年度廟十年德祐一年勿問總計八

十一年新銅錢並入内藏庫未嘗行用慶元至咸淳幾易年號民間無此新銅錢一文盡在内帑計銅錢一千二百萬貫並納入内藏庫不用而造會子一貫為七百七十是有楮無銅錢則銅貴而楮賤且不揣其本但責有司稱提會價會價愈落錢價愈昂每一損會以一新楮易兩舊楮後以十八界新楮一貫易七十界五貫前後配責鞭笞不知幾矣而會價終不可登無銅錢也賈似道創行關子以一准十八界之三廢七十界一旦國

七一千二百萬貫有奇銅錢及祖宗之藏與夫建康行宫之藏何啻千萬並為棄物此皆前當國者之不明造楮幣者無窮内藏銅錢則不出而責民間以所無之物豈惟民之不幸乃國脉之不幸也今日盡廢銅錢單行楮幣誰實為之作俑歟

漢王還定三秦　圍廢丘　塞王欣翟王翳降

漢元年夏四月就國五月引兵從故道襲雍雍王邯迎擊漢陳倉雍兵敗還走戰好時又大敗走廢丘漢王遂

定雍地東如咸陽引兵圍雍雍王降而遣諸將略地秋八月塞王欣翟王翳皆降漢章邯善用兵然不能當漢王與項羽始則為沛公項羽大破於東阿一敗也次則秦三年十二月項羽大破邯於鉅鹿下二敗也邯軍棘原羽軍漳南又進軍兩破之四敗也邯降羽以黥布蒲將軍夜擊坑秦降軍二十餘萬人計邯之四敗失十餘萬人併此計失三十餘萬人邯殺之也殺秦子弟三十餘萬家之父兄怨邯入骨髓而欲享雍王之封可乎愚

亦甚矣項羽不稟請楚懷王擅封邯雍王羽自王之漸也就國未及一月邯迎擊漢王又兩大敗計邯六敗矣當是之時秦子弟豈肯為邯致死以失人心之雍王敵得人心之漢王而漢又有大將軍韓信任兵事宜邯之狼狽而被圍於廢丘也狐城將終拔於漢是以塞翟皆降

田榮殺膠東王田市　彭越殺濟北王田安　臧荼殺遼東王韓廣　齊王田都為田榮所擊走降

漢

四月諸侯各就國五月漢王還定三秦六月此四王不能有國田榮自立為齊王臧荼并遼為燕王彭越附田榮田都走降漢三秦為漢有十八王而兩月之間失其七項羽之勢孤矣韓信謂羽其強易弱能備言其罪狀人心畔之則天命去之湯武之事以德行仁漢王之事以力假仁項羽之事一切不仁得失可以觀矣

項羽殺韓王成

韓王成之立也張良說項梁立之韓以良為韓司徒此周制天子之三卿也戰國時猶有此制故梁就用良相韓除此官韓王成不能全有韓國與梁略地得數城秦復取之為漢留守陽翟項羽以良為漢王謀臣而成又無功故不遣成就國與俱至彭城殺之良之辭漢歸韓也未知羽之誅韓王也羽此一舉心量不弘憾一張良而殺無罪之韓王成章邯擊殺羽之季父項梁且羽君也此不共戴天之讐而忘讐不報王章邯以雍王義理

不明私欲是恣豈帝王之所爲乎尋以故吳令鄭昌爲韓王距漢徒以報區區之私恩不察鄭昌之小才豈足以當得人得天之漢皆失之矣

張良遺項羽書漢欲得關中不敢復東

張良初勸漢王燒絶棧道示項羽無東意此伏匿其形爲漢王還定三秦之計也良至韓以韓相司徒徇地雖忠於漢王而未嘗受漢官爵其志欲復韓社稷無忝爲三世相韓之子孫耳項羽以張良從漢之故殺韓王成

良於是無主不容不歸漢其遺項羽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復東語大同小異此又伏匿其形為漢王取天下計也還定三秦取天下蕭何韓信之謀直欲𥙿當以為一事張良始者姑為還定三秦之謀韓亡無所歸而歸漢然後為漢王定取天下之謀蕭何見事老成老吏也張良素富貴者也輕視富貴無利心佳子弟也故𣅜卒以全韓信亦奇士也起於貧賤貪富貴是利心重故卒以危要之漢取天下三人傑之力居

多漢二年十月張良間行歸漢始受漢爵封成信侯從

擊楚彭城

項羽弑義帝

漢二年冬十月項羽使九江王布殺義帝於郴史記項羽紀陰令衡山臨江王殺之江中有此不同顏師古引史記黥布傳四年陰令九江王子行擊義帝其八月布使將追殺之郴與漢書項羽英布傳合是則衡山臨江與布同受羽命而殺之者布也史文小異師古辨而通

之是也然則北面為臣仗義以起乃曰懷王者吾家所
立耳陽尊所立從而徙之僻遠從而弑之可乎韓信初
拜大將數項羽罪狀謂其逐義帝江南而已未知其弑
也羽至此於是天絶之人怒之其罪不可赦矣殺降弑
君可容足於天下乎三老董公老窮寒士傍觀竊笑舉
此罪以告漢祖三軍縞素羽猶少延數年幸哉

張耳走降漢　陳餘王　張耳代王歇王趙

耳餘初號為刎頸交而其交不終大率可發一笑兩人

為陳涉說河北而勸武臣背陳自王有道之士所不為也項羽之自王法此者也又餘怨陳涉不以為將軍以為校尉其嗜權貪責不已淺乎武臣之王也用耳為丞相餘為大將軍在劉項未王之先漢王之王用蕭何為丞相韓信為大將軍項王則必范增龍且也布衣之士驟得將相所謂將相和調則士豫服章邯之圍鉅鹿耳不在城餘擁數萬衆不以全軍往救而以五千人當秦軍畏懦無謀為自全計餘之罪幸而圍解鬬爭不已餘

棄印綬如廁耳即取之自此交絶耳之罪餘不從入關
項羽封之侯耳從入關項羽分趙王歇之地王耳當此
亦何足以深較如夷齊者肯如此否餘何必大怒餘之
罪餘假兵甲襲耳耳敗降漢怨自此不可解矣趙王歇
得趙故全壤以代王餘餘當相歇不當分王餘之罪以
善用兵之韓信來伐佐以絶交積怨之耳乃不用廣武
君李左車之計嘗試一戰餘斬首泜水上非不幸也耳
故得以王善終幸哉戰國以來士不知學遂不知道縱

横馳説豪俠武斷變詐反覆苟且富貴無一人循天理知天命退縮遜讓以終天年傷哉耳餘之為交也四皓兩生豈非天地之間氣歟

河南王申陽降置河南郡

二年十月河南王申陽降置河南郡此漢王出關所拔第一國也先是去年九月遣薛歐王吸出武關因王陵兵迎太公吕后於沛項羽發兵陽夏距之不得前紀書申陽降但云漢王如陜鎮撫關中父老不言用兵殆亦

如塞王翟王降之望風畏服也關中發兵未下雖得雍地都櫟陽未皆郡之惟有故巴蜀漢中三郡耳至此置河南郡為郡者四

韓王鄭昌降

二年十月以韓太尉韓信擊韓攷史記恐是韓信韓王鄭昌降漢史書昌降史記書韓王昌不聽韓信擊破之此一月而降兩王尋又虜魏王豹殷王卭凡四王併三秦計之拔七王國皆韓信之功神兵也不私其地就以

王韓太尉信此淮陰侯所謂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也

歸都櫟陽

一年十一月歸都櫟陽按秦孝公元年城櫟陽注徙都之令之萬年縣是也十二年作咸陽蓂闕徙都之項羽封司馬欣為塞王都櫟陽以欣降故櫟陽城完咸陽則項羽焚之矣此其所以都櫟歟出關一月之間拔兩國即歸櫟陽為章邯未下也

諸將略地隴西以萬人若一郡降者封萬戶

二年十一月也使諸將略地隴西為一句以萬人若一郡降者封萬戶為一句葢二事也史記帝紀無上一句不獨關中隴西關外河南亦然也春正月闕略北地虜雍王弟章平此章邯以弟守北地郡而平已拔邯猶未也三月漢王自臨晉渡河臨晉今同州朝邑關中之西魏王豹降從下河內虜殷王卬置河內郡與舊有郡五而河東未置郡東萊大事記書此郡時本有六月廢丘

降章邯自殺置隴西河上渭南北地上郡班史書此五郡史記多北地䆉與舊有郡凡十一彭城敗之後秋八月韓信虜魏王豹置河東太原上黨郡與舊有郡凡十四此漢王拔國置郡次第也

繕治河上塞　二年十一月

史記秦始皇紀北據河為塞並陰山注河西有陰山縣至遼東蒙恬傳秦已并天下將三十萬衆北逐戎狄收河南築長城因地形用制險塞起臨洮屬隴西至遼東

延袤萬餘里於是據陽山五原西安陽縣北有陰山陰山在河南陽山在河北逶蛇而北予謂塞垣即長城也鼂錯傳言治塞亦云高城深塹具藺石布渠荅然此豈足恃恐是扼險據守胡騎穴隙魚貫而入即易擊耳故漢書謂匈奴穿而入也是必平險阻使坦夷然後萬騎齊進長驅則難禦故有塞猶足助隄防之萬一雖然三代封建則侯國各自為守而有餘後世郡縣分守為力寡少雖有塞可恃而不足必屯重兵如蒙恬而後可此之繕河上塞乃大河西北

界匈奴處也孚竊謂有齊桓公則北伐山戎孔子有微管仲之嘆文武成康穆宣南伐北征所向皆可不幸而幽王當之則不免於驪山之難顧中國本根如何耳

故秦苑囿園池令民得田之

師古曰養禽獸曰苑苑有垣曰囿所以種植之謂園田謂耕作也孟子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對曰於傳有之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為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為大何也曰文王之囿方七

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為小不亦宜乎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内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為阱於國中民以為大不亦宜乎朱文公註囿者蕃育鳥獸之所古者四時之田皆於農隙以講武事然不欲馳騖於稼穡場圃之中故度閒曠之地以為囿然文王七十里之囿其亦三分天下有其二之後也與然予攷之周官不見天子諸侯之苑囿園池春蒐夏苗

秋獮冬狩山虞采山野澤虞采澤野六鄉六遂二百里
内皆井田溝洫畎澮非獵車之所可馳驟亦非小禽獸
之所能踰越必有高原而枯下澤而涸秋冬之獵可騁
也春夏則草木茂盛禽獸乳字其獵必不大甚且其所
謂艾蘭以為防以旌為左右和門有槷有表設為射禽
之場然後馳驅禽入焉則防外之驅獸者鄉遂之萬民
也天子之軍也必搜山抉澤禽獸始出禽獸出則驅入
於蘭艾之防内則天子殺諸侯殺大夫殺古無騎以馬

駕車馳逐而射者在車上有御有右如軍禮有射左膘達於右腢之上殺有射左膘達於右髀之中殺有射左膘達於右骼之下殺則又傷靣不獻踐毛不獻不成禽不獻禽雖多擇三十焉其餘以與大夫士習射於澤宫中者取之田不得禽而射中則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上殺中心而死速者為乾豆乾之以獻宗廟之豆次殺遠心而死緩者為賔客之豆中腸胃汙泡而死尤緩者以充君庖而又所取不過三十於以習武又

以尚德又以見君之不貪夫以興軍動民如是之勞而終之以薦其必有意也已是皆出於山原藪澤幽遠曠僻之地尋常所不採不虞之地蕃息自然之禽獸以供人主一年而四獵人主既獵而後百姓得獵恐非養禽獸於苑以待獵也後世常令野人捕取禽獸置之所築之苑囿以待獵遂有文王之囿之説予竊疑捕得生物置之苑中而無以食之則必虎豹啖鹿豕大吞小强噬弱故又築垣以囿之歟如此則亦不勝其煩矣秦得志

侈大苑囿圈檻毛齒蹄角之物以待田獵大於齊宣王之囿不待言諭園池則如後世蒔果栽蔬種花畜魚鼈之類漢王一切弛之許民田耕亦得民心之一端也

附漢武苑囿游獵攷

予讀司馬遷見平準書所記諸官各置農官事有曰其沒入奴婢分諸苑養狗馬禽獸嘆曰是乃以人養獸一則供人主之田獵二則供人主之玩好三則供人主之庖廚也恐文王之囿不如此讀漢書徐樂傳言天下之

患在土崩不在瓦解言已有疵至謂能銷未然之患無土崩之勢雖有强國勁兵而陛下逐走獸射飛鳥弘游宴之囿淫縱恣之觀極馳騁之樂自若金石絲竹之聲不絕於耳帷幄之私俳優侏儒之笑不絕於前而天下無宿憂又嘆曰此豈人臣所宜言人主御下有道則色荒禽荒酣酒嗜音峻宇雕牆不妨極天下之樂可乎徐樂借縱横之説立論以侈漢武之心可誅也又讀司馬相如子虛賦誇苑囿車騎游獵之事楚有雲夢之田齊

有青丘之田天子有上林之田獵有小大之不同而侈心則一爭於是又嘆曰漢武所以喜相如此賦者猶異日見文人之賦而恱之齊之獵不如楚之獵楚之獵不如天子上林之獵賦所戒不足以為漢武之儆懼張大三獵適足以啓漢武之侈淫相如雖文稍富其心術亦務為迎合上意慫慂益甚諷諫缺然人品不足齒也又讀東方朔傳書武帝建元三年始出微行事北至池陽西至黄山南獵長楊東游宜陽與常侍武騎待詔隴西

北地良家子馳射鹿豕狐兎手格熊羆馳騖禾稼稻秔之地民皆號呼罵詈言於鄠杜令諸騎欲鞭撃令令大怒呵止獵者示以乘輿物乃得去丞相御史知指乃使右輔都尉巡徼右内史發小民供侍後乃私置更衣十二所於是上以為道遠勞苦又為百姓所患使大中大夫吾丘壽王與待詔能用筭者二人舉籍阿城以南宜春以西提封頃畝欲除以為上林苑屬之南山又詔中尉左右内史表屬縣草田償民吾丘壽王奏事上大悦

東方朔在傍進三不可之諫其辭甚美此不備言然武帝遂起上林苑如吾丘壽王予於是三嘆曰取膏腴之地成荆棘之林而長養麋鹿廣狐兎之苑大狼虎之墟壞人塚墓廢人室廬斥而營之垣而囿之騎騁東西馳騖南北又有大溝大渠一日之樂不足以危無堤之輿東方朔此諫如繪畫獵場之所以然足見車騎出没禽獸奔走之狀倉卒之間辭理俱到武帝忽而不用何哉東方朔之言似譎而實正司馬相如之賦若諷而實諛諛從

正屏世主之常態也古今苑囿之盛無如秦皇無如漢武漢武猶有悔心中外多得賢才以故秦亡而漢雖耗不亡云

附羅氏致鹿與女攷

或問曰書内作色荒外作禽荒以色對禽言何也曰禮郊特牲有之蜡之祭也大羅氏天子之掌鳥獸者也諸侯之貢屬焉草笠而至尊野服也注諸侯於蜡使使者戴草笠貢鳥獸焉詩云彼都人士臺笠緇撮又曰其饟

伊黍其笠伊糾皆野人之服也羅氏致鹿與女而詔客告也以戒諸侯曰好田好女者亡其國注詔使者使歸以此告其君所以戒之此以色荒禽荒並為諸侯之戒其從來遠矣正義曰客為貢鳥獸之使羅氏先受貢畢使者臨去又以鹿皮及女子致與使者而宣天子之詔令使者以告戒其君不得好田獵近女色使國亡也言鹿是田獵所得之物女是亡國之女而王所以獲者也一云豈每國輒與女鹿耶正當羅氏以鹿與女示使者

爾乎謂此禮他經並無所見雖有此禮亦亡秦漢唐宋並未嘗用竊疑十二月之社蜡以田獵鳥獸貢之王千里之外之侯恐難卒致如彖平之天子不曾用兵伐取亡國之女焉得宮中有如是之女正義謂以鹿女示使者恐是臆度不當有女如是之多以答諸侯也然以田獵女色亡國則比比皆然因田獵以選車徒則有車攻吉日之詩以美宣王還之詩盧令令之詩則刺二君矣周南名南之二風述妃夫人之德變風則無非女色取

亂亡者矣故每以女色對田獵也師田之禮唐人尚行之宋興以來前九廟未嘗有苑囿田獵之舉惟徽廟花石綱艮嶽有苑囿之失效漢武微行亦未嘗御鞍馬伐狐兔不過部七李師師狹邪之游遂至北狩不返嗚呼羅氏之戒有以哉自過江後馬少無車代以轎南人不識田獵淮襄軍閒打圍惟北方特盛南渡六朝高孝並無苑囿田獵之好光廟不久寧廟恭儉而權移大臣理廟未嘗跨馬度廟多病早世僻處一隅國勢小弱豈有秦

漢苑囿田獵萬分之一國祚所以終者天數也秦檜誤其始賈似道敗其終非有田獵女色之禍也予嘗謂夏商周前三代也漢唐宋後三代也漢七制唐三宗當以宋太祖仁宗孝宗為宋三宗共漢唐十賢主表而出之惜乎宋史未有修者後之君子或將有取於斯

古今攷卷十